

周建江 著

山東文學史

郭楨編

•周建江 著

# 北朝文学史

郭预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朝文学史/周建江著 .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7  
ISBN 7-5004-2059-5

I . 北… II . 周… III . 文学史-中国-北朝时代 IV . I20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79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53 千字 印数: 1 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北朝文学的断代史。

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厚南薄北的倾向。这一方面是北朝文学实况所致,一方面是汉文化传统观念使然。本书的写作便是从这一现状出发,尽可能全面地勾勒北朝273年文学发展的面貌,客观地认识北朝文学。作者认为,就南北分裂而言,北朝应从十六国时代起始,北朝文学相应地也应从此开始,因为北朝文学无论风格,还是内容都是汉魏晋文学的延续。就北朝文学所包括的内容而言,有十六国文学、北魏文学、东魏北齐文学、西魏北周文学,以及隋初文学。隋初文学划入北朝文学是因为它的作家来源、作品风格都得力于北朝。就北朝文学的性质而言,它是民族文学、政治性文学。就北朝文学的精神而言,它具有浑朴、高昂、苍莽的风格,具有积极向上的力量。就北朝文学的成就而言,它产生了《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魏书》、《敕勒歌》、《木兰诗》,温子升、邢邵、魏收等本土作家与作品,更有庾信那样划时代的作家。就北朝文学的地位而言,它对隋唐文学乃至以后的文学在多方面予以影响,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因此,作者认为,北朝文学并非我们先前所认识的那样“微薄”,而是自成体系,与南朝文学相峙。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 BEI DYNASTY LITERARY HISTORY

### Capsule Summary

This is the first dynasty history on Bei Dynasty Literatur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now, there has been a serious tendency of attaching the importance to the South and despising the North in the literary research of Wei Jin Nan Bei Dynasty, On the hand it is on account of the actual of Bei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on accoun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as. For the reas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condition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of Wei Jin Nan Bei Dynasty this essay is trying to draw a comprehensiv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Bei Dynasty literature that lasted for 273 years, and giving a objective understand of Bei Dynasty literature. Author thinks, as far as the division of South Dynasty and North Dynasty is concerned, Bei Dynasty should begin with Sixteen Countries, and Bei Dynasty literature should be as well, for whether the styles or the contents of Bei Dynasty literature were the continuance of Han Wei Jin Dynasty literature. As to Bei Dynasty literature, it should consist of Sixteen Countries, Beiwei, Dongwei Beiqi, Xiwei Beizhou, and Sui Dynasty literature. It is owing to that the writers and works benefited from Bei Dynasty literature, that Sui Dynasty is included. As for as the nature of Bei Dynasty is concerned, it is a political literature as well as a national one, As far as spirit is concerned of Bei Dynasty literature, it has styles of simple exalted, it has vigorous strength. As far as achievements are concerned of Bei Dynasty literature, there produced great works such as *Shui Jin Notes*, *Record of Lo Yang Buddha*, *Wei Shu*, *Song of Chile*, *Song of Mu-lan*, Such local writers as Wen Zisheng, Xin Shao and Wei Shou. So much so that there was Yu Xin who was surpassing epoch making.

The position of Bei Dynasty on, it has deep influence on Sui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and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literature, it bequested much valuable legacy. So, author thinks, Bei Dynasty literature is not such as we had known before. it has a system of its own and contends with Nan Dynasty literature. Bei Dynasty literature should be asplendies its own page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China.

# 序

郁贤皓

1992年秋，周建江君自云州南下，跋涉三千余里，来金陵投余门下，攻读魏晋南北朝文学博士学位。初次晤谈，深感其为人忠厚爽直，颇具北人气质，遂畅然授业而略无疑贰。周君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期年即克四门学位课程，成绩优良，余甚嘉之。继而念其对北地情深，允其以《北朝文学史》为题撰写学位论文。周君兴奋异常，焚膏继晷，遍读典籍，刻苦钻研，屡有心得。又期年而完成。余审读其稿，多有诘难，一而再，再而三，嘱其补削修改，周君虚怀若谷，唯唯听命，从无怨苦懊丧之言，三易其稿而始定。经同行专家评议及答辩委员会面试，对其论文予以较高评价，周君始落悬旆而展眉。1995年夏，由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周君如愿以偿，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北朝文学，以其相对落后于南朝文学，故向来不为学界所重视。近年始有若干论著，然仍有尚待开拓之余地。周君此文，实为第一部专论北朝文学之断代文学史，具有填补古代文学史空白点之意义。论著创构革新之框架与体系，重新界定北朝文学之范围，认为南北分裂实从东晋退居江南即已开始，故北朝文学应从十六国文学始，至隋初文学止，持续时间长达273年，从而打破传统“南北朝”分期界域范畴，独树一帜。同时又打破传统文学史写法，分上下两编，上编写“史”，按时间顺序纵向叙述北朝文学全貌，涵盖现存北朝文学全部作家作品之精华；下编写“论”，横向研究各重要作家作品之特点。“史”、“论”结合，颇具匠心。

北朝历史甚为复杂，众多作家生活于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甚或辗转于几个不同民族政权之间。论著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理清头绪，阐明各民族每一阶段之特殊性质，深刻提示作家产生作品之时代背景及其创作特点，实属不易。如拓跋氏建立之北魏政权，从游牧民族发展到文化发达的封建社会，经历过仇视、接受、提高汉文化之过程。论著结合不同时期之作家作品，阐明时代对文风变化与写作水平提高之关系，分析甚为细致，论断相当精辟。论著指出“由于北魏拓跋鲜卑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执行森严的政治高压政策，以及对汉文化既敬慕又畏惧的文化心理，二者交织在一起，极端的政治束缚必然是文化上的古典主义”云云，对读者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论著在全面、系统考察北朝文学后，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如认为北朝文学发展的总趋向是：十六国文学为小小高峰；之后是北魏前期文学之沉寂；接着出现北魏后期文学之复苏与高涨，构成第二座峰标；而北齐文学之继续发展，攀上北朝文学最高峰；相对地，北周文学由于南方入北士人之参与才得以与北齐文学相峙；最后为隋之北朝文学遗响。故北朝文学发展呈现三峰一谷一低落之演进轨迹。此论乃发前人之所未发，实为作者深入研究北朝文学现象后得出之新结论。又如认为北朝文学自成体系；认为北朝文学具有浑朴、高昂、苍莽之风格，与南朝文学对峙；认为唐代文学中高昂进取精神、众多作家北地出身、儒家复古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基本上承袭于北朝文学影响等等，亦为作者独到之创见。

最能体现作者独到见解者，无疑是对“北朝三书”、“北朝三才”、“北地三杰”之论述，以及对《木兰诗》、《敕勒歌》之重新诠释。按传统观点，《颜氏家训》应列入“北朝三书”之内，然作者认为该书乃儒家治家著作，非文学作品；而《魏书》虽为史学著作，但文学成就甚高，而历来文学价值高之史学著作可列为文学作品，故论著将《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魏书》作为“北朝三书”，指出三书均为北朝本土作家所为。在论述北朝文学家中最有才气之温子升、邢

子才、魏收“三才”以及将北朝文学带入隋代的“北地三杰”卢思道、薛道衡、李德林时，论著细致分析其特点，颇多创新之见。对北朝民歌之文学价值，论著花费大量笔墨予以剖析，尤其对《木兰诗》之分析，力图使考据与理论阐发结合，分析极为深细。如认为诗中“可汗”与“天子”混用，胡化与汉化杂糅，说明此诗经过汉族文人加工等等，并能令人信服。

论著不足之处是文字不够精练，作者为肯定北朝文学而有评价过高之处。然总体而言，不失为一部富有创新意义之断代文学史。值此论著付梓之际，略述鄙见，聊以为序。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六日于金陵寓所

# 目 录

序 ..... 郁贤皓(1)

导言 ..... (1)

## 上 编

<b>第一章 北朝文学思想</b> .....	(17)
第一节 “文章”“文学”之辨 .....	(17)
第二节 北朝文学理论 .....	(24)
第三节 北朝文学批评 .....	(32)
第四节 北朝文学理论的批评 .....	(35)
<b>第二章 十六国文学</b> .....	(40)
第一节 十六国文学形势 .....	(40)
第二节 十六国散文 .....	(43)
第三节 十六国韵文 .....	(50)
第四节 十六国诗歌 .....	(55)
第五节 结束语 .....	(63)
<b>第三章 北魏文学(上)</b> .....	(69)
第一节 北魏文学概说(上) .....	(69)
第二节 北魏皇室文学 .....	(72)
第三节 北魏前期文学 .....	(84)
<b>第四章 北魏文学(下)</b> .....	(96)
第一节 北魏文学概说(下) .....	(96)
第二节 北魏后期诗歌 .....	(98)
第三节 北魏后期文章 .....	(105)

<b>第五章</b>	<b>东魏北齐文学</b>	(113)
第一节	东魏北齐文学形势	(113)
第二节	东魏北齐诗歌	(118)
第三节	东魏北齐散文	(127)
<b>第六章</b>	<b>西魏北周文学</b>	(135)
第一节	西魏北周文学形势	(135)
第二节	西魏北周本土文学	(142)
第三节	西魏北周萧梁作家集群文学	(149)
<b>第七章</b>	<b>隋初文学</b>	(159)
第一节	隋初文学形势	(159)
第二节	由北入隋作家群文学	(164)
第三节	由南入隋作家群文学	(171)

## 下 编

<b>第一章</b>	<b>北朝三书</b>	(181)
第一节	《水经注》	(181)
第二节	《洛阳伽蓝记》	(189)
第三节	《魏书》	(195)
<b>第二章</b>	<b>北朝三才</b>	(199)
第一节	温子升	(199)
第二节	邢邵	(202)
第三节	魏收	(208)
<b>第三章</b>	<b>北朝民歌</b>	(212)
第一节	北朝民歌概说	(212)
第二节	《木兰诗》	(218)
第三节	《敕勒歌》	(224)
<b>第四章</b>	<b>北朝小说</b>	(232)
第一节	北朝小说概说	(232)
第二节	《洛阳伽蓝记》的小说史地位	(240)

<b>第五章 王褒 颜之推</b>	(251)
<b>第六章 庾信</b>	(265)
<b>第七章 北地三杰</b>	(288)
第一节 卢思道	(288)
第二节 薛道衡	(296)
第三节 李德林	(299)
<b>后记</b>	(305)

## 导　　言

这是第一部关于北朝文学研究的断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是被视为整体的。但在实际研究中，由于北朝文学的客观存在多少不尽如人意，故往往将之附在魏晋南朝文学中加以研究，被人常提及的只有少数文学家及北朝民歌。但是，我们应看到，北朝以其旺盛的革命性统一了全国，其文学也自然有其出众之处，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湮没在典章文献之中，不像南朝文学那么显著了。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便厚此薄彼，于北朝文学的研究着力不多。本书便是从这一现状出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弥补北朝文学研究的不足。

史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南北朝”历史分期的概念是建立在汉族正统观念之上的。因此，“南北朝”的提法就很难说清楚那一段历史的实际情况。当公元 316 年西晋政权瓦解，中国北方地区便让给当地的少数民族政权；东晋于江南建康成立时，只拥有淮河川蜀以南的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事实上正被几个少数民族政权所瓜分，东晋的势力范围只及于自己的领地，尽管东晋政权曾一度消灭过称雄于四川的“成汉”李氏巴氐政权，消灭过关西的“后秦”姚氏羌族政权，消灭过立足于青齐之地的慕容鲜卑“南燕”政权，但也曾经遇到过前秦的灭顶之灾。因此，东晋政权相对地讲，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只能号令江东地区；而北方的广大地区则是群雄割据的局面。到公元 420 年，刘裕代晋，建立宋政权，南北分裂的局面才在“政治”概念中形成，北方的广大地区这时已经处于拓跋鲜卑“魏”的势力范围之中。历史的面目才得以清晰明白。所以，用“南北朝”的政治概念来划分历史是不能说明当时中国北方情况

的。因此,如果用“南北朝”的概念来说明中国南北分裂局面的出现,那么就应当从西晋政权瓦解时开始,将“十六国”概念引入“南北朝”概念之中。这样做并不是要混淆根深蒂固的历史分期,只是从北方历史、文化的角度考虑,更便于说明东晋以来北方的实际情况。

十六国时期是北朝的起始,从公元 304 年匈奴刘渊建立“汉”国起,至公元 439 年“北凉”灭亡,历时 135 年,有几十股政治势力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纵横排列,一时之间让人眼花缭乱。但如果仔细考察则不难看出,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域:关东、关西、陇上。这样,以时间顺序的角度分析,关东地区的国家有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关西地区有前秦、后秦、西秦、夏;陇上地区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在十六国中,前秦最为强大,曾经凭借武力,一度统一中国北方,进而挥师南下,意在吞并东晋,如果历史不是开了个小小的玩笑的话,那么,历史就有改写之可能。

十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是指:鲜卑、匈奴、氐、羌、羯。鲜卑是最富于生命力的民族,它分成许多的支派,慕容鲜卑曾建立了“四燕”政权,乞伏鲜卑建立了“西秦”政权,秃发鲜卑建立了“南凉”政权,至于以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则是鲜卑民族力量的大显示。鲜卑民族的文化成就也最高,我们在以后的论述中将会看到。

就在十六国前秦政权面临分崩离析之际,拓跋鲜卑复兴,它高举前辈的大旗,迅速恢复了故国,在自保的同时坐观群雄间的残杀,等到彼此力量消弱后各个击破。这样,在其复国后的 50 年,北魏全盘占据了关东关西地区,之后快马加鞭,一举拿下十六国的残余力量“北凉”,统一了中国北方。在此之前,刘裕于公元 420 年代晋,南北朝的局面至此形成。

北魏(386—534)是北朝的核心组成。在其生存历程的前一百年里,都平城,出现过本民族两个杰出领袖,一个是道武帝拓跋珪,

他领导拓跋鲜卑民族恢复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一个太武帝拓跋焘，他领导拓跋鲜卑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中国中古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领导的庞大帝国。在北魏历程的后 50 年里，都洛阳，产生了孝文帝拓跋宏这样杰出人物，他领导拓跋鲜卑民族进行变革，抛弃掉传统的民族劣习，代之以先进的汉文化，北魏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迅速发生变化，并有进军江南的举动，但无功而返。从北魏的结局上看，它是悲剧性的，但它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功在千秋。

公元 534 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孝武帝西走长安，放弃了关东之地，北魏政权随之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两个国家。这是北魏末期政治腐败引起的，也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阴影所致。导致北魏结束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力量，也不是来自其他民族矛盾，恰恰是鲜卑内部最为保守的力量，国家政权的支柱——北方军镇军人集团。在他们感到被冷遇、受歧视、贵族特权在一点一点地丧失时，他们起兵干涉朝政，恢复军人集团的形象，以彰显其存在。尔朱荣、高欢等军人首领争夺中原的霸主位置，宇文氏称雄于关西。北魏政权在军人力量威逼下不得不分裂。

北魏分裂后的东魏（534—550）政权继承了北魏的衣钵，力量上占绝对的优势，它实际上掌握在高氏军人集团手中，东魏不过是北魏向北齐过渡的缓冲。公元 550 年，高欢之子高洋禅代东魏政权，建立北齐（550—577）。在关西，由宇文氏军人集团扶持建立起西魏政权（535—556），这也是权力转移间的过渡。公元 557 年，宇文觉禅代西魏，建立北周（557—581）。

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是北朝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持续时间 46 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实质变化。东魏北齐由强变弱，西魏北周由弱转强，先是吞并了南朝梁之江陵政权，拥有中南及广大西南地区，形成了对南朝陈政权的收缩压迫之势；之后是消灭了北方的对手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 43 年的北方分裂局面，为全中国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公元 581 年，隋禅代周；公元 589 年，隋灭陈，彻底统一了中国。中国自晋朝(316)以来 273 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结束，南北朝也同时宣告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隋唐的繁盛时期。总之，在这南北分裂的 273 年里，北方地区虽然战乱纷繁，政权迭代，但却显示了无比的生命力，数次曾经要统一南方，这是南朝政权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北朝的历史进程是革命性的，同样，其文学也应是成就可观的。

我们应当承认，在中国古代文化的长期历史发展中，确曾有沙文主义及虚无主义的文化倾向存在，并且这种倾向一直在作祟。例如，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南北朝的历史分期，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进程，只因为东晋政权是晋政权的延续，便将南北 100 年间的分裂一笔抹杀，而从儒家的道统与法统观念出发，人为地规定了历史的分期，而不顾历史的实际。

不管怎么说，历史的这种分期千百年来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不能、也不必再去费手脚而重新修订，它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存在。可是，于文学则有必要有所修正。对南北朝文学的北方一面，我们过去常常将之附属于南朝文学的范畴里，说到北朝文学也多看重那些受到南朝文学实绩影响而兴起的部分，多强调由南入北的文学大家，如果单就北朝的本土文学而言，也只是注意它的民歌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其他人物不值一提，对北朝文学整体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

当然，从文学的整体性而言，北朝文学的确不如南朝文学。东晋南朝文学一脉而下，生机勃勃，自由发展时，北朝文学正处于停顿、休眠时期(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是以南朝的文学标准所判定的文学部分)。因此，采用南朝文学批评的概念去衡量北朝的文学确是不甚了了，也必然会得出北朝文学荒芜的结论。

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始终应采取的态度。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广大地区在各少数民族的争夺下，文学意义上的

“文学”确是沉寂，作品寥寥可数，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传统却大放异彩，政治性、军事性的文章层出不穷，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主流。正如唐人所说：“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sup>①</sup>如果按照南朝文学观点，则这些军国文翰是难以文学目之的。但是，我们说，它们确是文学。虽然，相对于南朝文学而言，它们在“文学”的意义上确后退了许多，但就少数民族的文学实际而言，这些军国文翰不知要比这些少数民族以前的民歌文学要强上多少倍。这些军国文翰填补了他们的“文学”空白，提高了他们的文学水平，是他们文学的极大的、空前的飞跃。这个事实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整理文学遗产的指导，关键是要正视其自身前进了多少。横向比较不可缺少，但不是唯一的。

因此，伴随北朝 170 年的北朝文学（如从 317 年算起，那北朝文学应是 273 年的历史）是一种客观的文学存在，它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性质，更有自己的地位，所以有其独立性。北朝文学的研究应有悖于南朝文学研究的做法。

北朝文学发展的趋向是：十六国时期为文学的小小的高峰；之后是北魏前期文学的沉寂；之后是北魏后期文学的复苏与高涨，呈上升的指数，构成第二座峰标；之后是北齐文学的继续高涨，攀上了北朝文学的最高峰；相对地，北周文学由于王褒、庾信等南方士人的参与，其文学的高峰与北齐相峙；再之后则是隋之北朝文学的遗响，呈下降指数。北朝文学呈现出三峰一谷一低落的演进轨迹。

对于十六国文学，通常认为是文学的荒芜地带。《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文学在十六国时代是有些不景气，但那是看同谁相比，如果与东晋文学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同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学相

<sup>①</sup>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华书局标点本，743 页。